楓巖輯話 七

共十

楓巖輯話卷之七

本朝事實

仁祖朝癸亥反正記事

癸亥勳臣之將靖 社也衆心皆歸 仁祖而金相國瑬誤聞人言趦趄未決諸公謂金公不見天日之表故不能不動於人言若得一瞻龍顏則必傾心歸仰使前長湍倅具宏力請 仁祖以微服偕詣焉金相夫人偶爾窺視待金公入來問之曰來客何人也金公謾應曰鄕儒耳夫人曰昨夢國君臨幸令公對晤覺來猶記其顏貌今見來客宛然夢中所見極可

朴瀰

仁祖

[illegible]也金相固奇 上狀貌及聞夫人之言益加驚異
遂定推戴之議具宏卽 仁廟渭陽也時在喪中擧
義之日起復從軍云 閑居漫録
靖社諸勳臣方議擧義以爲必得宗室中有聖德者
然後可以安 宗社保民生而綾陽君仁廟潛邸龍行虎
步有日月之表可謂神人之主試問於錦陽尉朴瀰
錦陽率爾妄對議不相合遂與之相絶擧事之日義
兵將發具宏進曰公于登極之後若念朴瀰之言則
將示人以不廣願急之也 仁祖下教曰此是臣擇
君之時吾豈介意乎願勿置慮也諸人聞此教已知

終為聖明主而錦陽猶不自安若將朝夕得罪者
仁祖特除瀰惠民署提調以安其心焉 公私聞見錄
申景禛與李曙等密謀推戴以安 宗社以謀告于
金瑬崔鳴吉共推瑬為長李貴亦憤與金自點沈器
遠等共謀撥亂交結武士歲餘與金瑬申景禛合李
貴為人不密謀頗泄柳天機知之言于崔流流有源
之子與柳希奮親密故言于希奮希奮使所親臺諫
論李貴有異志請鞫之金自點以賄賂潛結光海嬖
姬金尚宮尚宮訟其冤甚力故光海不從臺論臺論
既傳李貴上疏請與臺諫廷辨以正誣告之罪光海

亦置之癸亥三月十二日金瑬李貴等將舉事李厚
源要與李而攽同往盖而攽惟弘之子惟弘謫江界
金瑬爲府使相親故也而攽言于其叔惟聖惟聖言
于金藎國藎國言于朴承宗承宗大驚分而攽詣闕
告變大臣及禁府堂上等會于闕下而是日金自點
盛備酒饌納于金尚宮光海方與宮人宴樂而告變
之章上故置而不下日旣暮闕門閉承宗等不得已
與禁府官退于闕門外備邊司以待旣夜金瑬等會
于弘濟院李曙時爲長湍府使以長湍兵至從李适
部分三更奉 主上正部五斬彰義門而入光海逃

光海紀

出入直承旨摠管等皆逃散朴承宗李爾瞻朴自興
皆踰城走翌日尋得光海于人家詣西宮啓 大妃
廢之斬金尚宮及朴鼎吉李偉卿韓纘男白大珩等
承宗至松山聞 上即位與自興自經死爾瞻逃至
利川地為人捕納爾瞻及鄭造尹訒等斬之于市分
遣使者斬平安監司朴燁義州府尹鄭遵忠清兵使
韓希吉大赦盡放光海時被罪人逮鄭仁弘斬于市

荷潭破寂錄

癸亥反正日光海從北門踰出中殿柳氏與數十宮
人乘夜往後苑藏伏魚水堂中軍兵圍之數匝者兩

日柳氏曰吾豈隱匿圖生者也使宮人宣言中殿在此則宮人輩惶怖不敢出有韓姓保香者自請宣言乃出立階上曰中殿在此矣大將方據胡床即起立而令軍卒稍退其陣韓又以柳氏意問曰主上旣已失國新主者誰歟大將曰 宣祖大王之孫而不敢言誰某矣韓又以己意問曰今日此計爲 宗社耶爲富貴耶大將曰 宗社幾亡故吾輩不得不奉新主反正豈自爲富貴也韓曰旣以義爲名則豈可餓殺前王之妃大將聞此言即報知于 仁祖飯供頻厚云 公私聞見錄下並

李德洞

張維

韓纘男

癸亥反正之夜入直諸臣蒼黃奔迸各自圖生李竹泉德洞時以都承旨在闕中搶攘之中連拜請于 仁祖曰願活舊主涕泣横流嗚咽不能成拜他日 仁祖下教曰李德洞之忠義予於擧義之日知之

癸亥改玉之日李白洲明漢以知製教被召入闕張谿谷維出而執手曰不忍坐視 宗社之淪亡不得不爲此擧而慚負天地無以爲顔因涕泣久之

癸亥反正日韓纘男被縛倒地渴甚求飲於守卒卒曰 大妃在西宮飢渴甚於汝今日而汝曾不進一勺水我何以救汝渴哉纘男更不敢出言

朴承宗

論

癸亥反正日首相朴承宗書諸片紙曰事君無狀致有今日何面目見　先王於地下沉淵而死以謝天地鬼神將投水而不果焉至衿川三岳寺入卧僧房以繩絞項以其端投窓隙使其奴引而縊之奴跪曰奴何敢手殺主也死不敢朴曰不死於今日則將為萬古罪人殺余為忠不殺則不忠也縷縷譬曉奴乃縊之而號哭不已是日其子京圻監司自興亦自殺於其寺中云

偉卿李造鄭訒尹甫瞻李五父子纘男韓三父子仁弘鄭弘道朴鼎吉朴尚恒李德符黃國幹徐謙吉蔡

等以主張廢論誅白大珩俞世曾鄭沆以謀搆成海
獄誅其餘元悰鄭絜韓希吉李挺元李覺韓定國洪
堯儉李莅朴宗冑柳希發鄭遵朴燁等不可殫記朴
承宗柳希奮終始痛斥廢論而柳亦被誅朴與其子
懷䟽自决洪大司諫鎬論啓頗詳其實此外廢論徒
黨毋論朝紳儒生悉皆竄配其後奇自獻父子朴弘
耈門族柳夢寅父子相繼逮死 癸亥記聞
昏朝時搆成逆獄凡為異己者或為護逆或為黨逆
一陷其名闔門被禍不知其幾而若柳永慶金悌男
黃赫崔沂及正後皆復其官子弟姪婿之寃死者追

贈持平如鄭澤雷羅茂春之例焉 癸亥記聞

仁祖以癸亥三月十三日改玉使判尹李适奉廢主及廢世子送于江華廢世子於闕地跳出爲守者所捉廢世子嬪朴氏自縊死之以右議政尹昉啓辭收議於大臣三司而兩司合啓請斷之以義勉從廟堂之議 上答曰省啓不勝驚惋斷之以義之說是何言耶極之穿穴不堪其苦之所致有何罪過更勿爲如此之論保全性命毋違至意大司憲吳允謙大司諫朴東善司諫鄭蘊執義趙希逸等各引避曰臣於廢東宮按法之啓未免隨衆矣及見 聖批愚衷自激

仁烈王后

不能堅執初見幾誤 聖德之罪大矣請遞臣職玉
堂陳劄並請出仕六月初二日 新大司憲李貴持平
沈器遠金自點啓論兩司並遞之仍請速處已而三
司合啓連請 上不得已勉從以禁府啓辭議于右
相尹昉使之自盡領相李元翼原任大臣奇自獻鄭
昌衍病不獻議廢世子自縊死 公私聞見錄
廢世子祬之將死也 仁烈王后告 仁祖曰祬之
罪可生可死非婦人所知而國之興亡在於德之修
否係於心之操舍决於俄頃故古有朝為天子暮求
為匹夫而不可得者 殿下之操心不如今日則安

李時昉

知無復有賢於 殿下者予前人所為後人所效願勿殺柽以為他日保我子孫之計 仁祖隕淚傾聽而勳臣及金官亦請案法云

光海遷濟州李延城時昉為牧使申飭廚人絜其膳羞以進光海喜其有異於前也曰此必前日受恩於余者也隨往宮人曰非也光海曰汝何以知之宮人曰爺爺之黜陟臣僚一從後宫毀譽此倅若曾曲逕受恩者則必將薄待故 主擬掩前日陰秘之跡豈敢致誠如此哉光海後知為時昉垂淚低頭羞見其宮人盖時昉靖 社元勳延平 貴之子而亦忝勳籍封

延城君而光海朝未霑一命云
光海之遜于海島也朝廷爲置其姬妾數三人於㮏
棘中以供奉之後有中使於其室中得一紙以進乃
婦人書而只訊安否而已 仁祖以內外不嚴罪守
者又拿同室光海妾稱任胎容者鞫之殿庭而終不
知其書之出於某人時申文貞公欽謂鞫廳諸宰曰
吾輩目見舊主寵姬被刑訊而不能止又從以益其
刑必有後世之議又廢世子袨與其配廢嬪朴氏㮏
棘江華朴以尉刀闕地作穴推廢世子出送旣出不
知所向彷徨間爲守者所覺金諫啓請正法李文忠

李敬輿

李适叛

公元翼言此事雖自 上施罪而臣下猶當爭執今乃自下請殺不但於事理有所不忍而亦非開示來世之道歎咄不已及自 上下問終始以金恳仰對而金啓不止竟賜死 公私聞見錄

癸亥反正後李白江敬輿請于 仁廟以廣陵主所居之地仍送宮人以娛餘年又請嫁娶仁城君子女使有配耦此皆上下之所厭聞而李公爲之矣

仁祖朝甲子李适叛伏誅

李适希判陸之後以武舉進而能文善書有名稱癸亥春以北兵使未赴任金瑬李貴等將舉事以适多

才智以密謀告适适慷慨從之反正之日部分規畫皆出於适及論功等第以适新預抑之為二等适大不平公論亦以朴元宗等靖國時柳子光亦非預謀者而臨時用其策故擢為一等适事同子光而第功反詘頗寃之是夏朝廷以關西虜患可憂出适為平安兵使兼副元帥适大怒遂蓄異謀時元勳等初立殊勳過慮人心不服廣為譏察盛開告密之門文晦李祐等告奇自献玄楫李适及其子旃韓明璉等謀反 上招大臣元勳議之金瑬以為适不反李貴崔鳴吉等以為适必反 上命只拿其子旃及自献是

甲子正月十七日也金吾郎及宣傳官至适營适斬
之擧兵叛二十三日報至朝廷震駭遂盡斬奇自獻
等以李守一爲平安兵使邊瀗爲黃海兵使李時發
爲副體察使徃禦之适貿韓明璉等道內將官從順
川路長驅而來蓋張晩以都元帥在平壤适不欲與
交兵故也至黃州西與張晩兵戰晩兵敗适至遂安
知官軍守塞垣轉向棋鏻路張晩遂整敗軍隨其後
至平山李守一李時發以所部同行南兵使申景瑗
亦至李适至猪灘防禦使李重老李德符率豊川府
使朴榮臣等守猪灘适進擊大破之斬重老等李貴頎

諸將守臨津望風走還京城力請出避二月初九日
也 上渡漢江南幸晩等至坡州聞 上南幸而賊
兵入京城用鄭忠信謀鄭忠信南以興邊潝申景瑗
等十一日夜引兵上鞍峴李守一殿之翌日适見官
軍臨城引兵仰攻之忠信等盡銳擊之适兵大敗入
城引兵出興仁門而走諸將追之賊兵盡潰散适以
數百騎逃至利川地其黨奇益獻等斬适明璉獻于
公州 行在所大駕南幸時王子興安君瑅亦扈從
而逃俟适入城投之李興立以京畿防禦使送款降
适陽尊瑅爲王适敗瑅渡江北走韓繆安誠等執瑅

李适 鄭忠信

獻于張晩晩因之以待朝令南道都元帥沈器遠都
監大將申景禛等不聞于朝殺之於軍中事聞下器
遠景禛于禁府數日赦之興立下獄自殺 荷潭破寂
錄

适之反也稱京城有變領兵入援分遣手下精勇者
召諸將定州牧使丁好恕覺其有異斬其使領兵詣
張晩安州牧使鄭忠信令肅川府使鄭文翼守安州
而自詣張晩請從行晩責其棄城將罪而赦之竟誅
适立大勳金時讓嘗從容問曰公聞适變棄城而適
何也忠信曰吾與李适交若兄弟國人皆知吾亦為

文晦等所告幸蒙　上恩得免拿問适反而我在寧
邊地為人所疑則我之素志無以自白於天日之下
棄城而遁者明吾本心而人自信之也适既誅張晚
餙西來諸將俟　大駕還京迎拜於江上而忠信獨
下歸來辭於李時發時發曰諸將皆留公不可獨歸
忠信曰忠信以西路將兵之臣不能即誅叛賊使
大駕播越而逆兵入城其罪大矣何敢自若有功者
迎　駕於江上退歸本鎮以俟朝廷處分耳　上還
朝聞忠信還歸特下　聖旨召之其明敏如此荷潭

許　論

奇自獻 宣祖兄河原君女壻也光海時以左議政
立異於廢 母之論癸亥反正後亦忝卜相之列而
常以權術籠絡一世甲子逆适之變有告其與賊連
謀者被逮未覈而适兵卒逼都城金昇平瑬盡斬在
囚諸人自獻亦與焉盖起其有權謀也與賊通謀人
多稱寃故李延平貴陳劄伸雪史氏曰人之處世不
遵正道專任權術則終必有禍奇相之死究其所從
来盖亦自取云 公私聞見錄
文晦李佑之告李适也諸公臣方主告密李貴崔鳴
吉等皆以為信而獨金瑬以為寃屢爭於 上前李

貴怒曰金瑬必與同謀故稱其寃及适反報至瑬大
懼請亟誅被逮人奇自獻柳公亮尹守謙李時言玄
楫等以絶相應内起之患　上從之李貴力爭被逮
之人多是位高宰臣必無盡與适同反之理至於自
獻立節於大論被竄者何可不為辨白而並戮之
上詢于大臣瑬又入對更請自獻等四十餘人皆被
殺李貴曰自獻立節被混戮顧以變生倉卒人情疑
懼故事出於不得已非以爾預於凶謀喻自獻使知
朝廷意而死朝廷不能淀荷潭破寂錄

仁祖朝丁卯金人来冠

奇益献等之斬李适明璉也明璉子潤脫身而逃匿
於龜城地經年亡入虜胡言我國亂被擄將姜弘立
朴蘭英等信之虜兵遂有東侵之意丁卯正月虜兵
三萬餘騎夜襲義州陷之府尹李莞判官崔夢亮等
皆死之遂長驅以進朝廷遣張晩率金起宗鄭忠信
申景瑗禦之虜兵攻陷淩漢山城擄定州牧使金搢
郭山郡守朴由健殺宣川府使奇協弘立等詳聞我
國反正之舉始大悔其見欺虜兵進攻安州陷之兵
使南以興牧使金浚自焚死守令全尚毅宋圖南張
暾等皆死監司尹暄棄平壤而遁兵使丁好恕聞尹

暄棄城亦棄黃州報至朝廷震駭以金起宗代尹暄申景瑗代南以興李檣代丁好恕 大駕出避江都李元翼韓浚謙等奉東宮下湖南以鎮撫人心虜兵進至平山會大雨江漲不得渡虜兵雖乘勝而前深入非本意也遣劉海等議和繼遣弘立等來朝廷許之遣李弘望奉宗室原昌君稱為王弟出質虜兵引還殺掠不可勝數遂斬尹暄竄丁好恕于穩城臺諫請並誅好恕而 上特原之蓋念斬逃使之忠也四月 大駕還京陞江華為留守府東宮亦自湖南還

評論

光海戊午姜弘立以都元帥領兵赴深河與天兵共擊建州虜兵敗降虜 仁廟丁卯勾引虜兵而來以復故君為辭盖趁癸亥反正或決吊伐之義也及至境上始知 仁祖以聖德中興 奉大妃復位而金沙溪長生鄭愚伏經世張旅軒顯光皆彙登朝端驚曰此人必不以非道立朝其意大沮勸虜觧兵身歸本國史氏曰賢士之進退係國家重輕如此 公私聞見錄

仁廟丁卯清兵陷關西金諫請正監司尹暄失守之律 上不允者久金啓將寢適貞惠翁主回事入闕

李仁居

翁主乃暄之猶子新之之內而 仁祖之姑也爲乞
其命 上曰朝廷之事當付公論予何敢低仰姑氏
請闕之後若貸暄死則人必以予爲私翌日遂允僉
啓蓋翁主之言激之也 公私聞見錄

仁祖朝丁卯横城人李仁居叛伏誅

李仁居者樞之孫也光海時自京挈家寓於横城力
耕而自給爲人戇愚不與人往來今 上反正士論
以爲仁居知世亂隱居奬其賢起拜六品職仁居亦
以隱者自處見人推許自高其才見背 社勳臣當
國所爲不厭人心遂有不測意柳孝立希奮之兄子

也謫堤川與大北餘孽之漏網者密謀復光海仁居相通往來丁卯冬仁居見監司崔睍極詆當國者之罪言辭甚悖睍以爲狂戇憤時之言不以聞數日仁居率十餘人詣橫城縣倡言起兵其意渠若發言則人必影從也縣監李擢男棄縣而逃往原州原州牧使洪霫即令數十人馳往仁居獨坐縣館其徒皆亡去霫縛送京師遂斬于市　上議于相臣申欽等命錄霫功金諫言仁居言辭悖亂而已無發兵之事洪霫無功可錄請侵大臣欽大怒上疏辭職以霫忠勇無比　上從欽言賜洪霫等勳曰昭武 尚譚破假

柳孝立

錄

仁祖朝戊辰柳孝立謀叛伏誅

柳孝立希奮之侄光海朝以戚臣顯職階堂上叉正後竄堤川潛蓄異謀常乘女人轎往來京中昏朝怨家至通宮中侍女宦官闕門守將約以戊辰正月初四日夜舉兵犯闕許逈預其謀前府使許謫之從子也橘時在竹山知其謀馳書言于洪瑞鳳前監司崔晛以不發李仁居之罪方繫禁府晛之子山輝在禁府門外養父因青雲君沈命世使其驅卒往候之卒乃孝立平時帶行而後役於命世者也卒慰山輝曰

柳夢寅

明日朝廷大憂令監無憂山輝問其由卒以孝立謀言之山輝大驚急往言于沈命世拷之就服捕到闕下則禍告先到矣朝廷大駭金吾郎四出逮捕而發都監兵設伏于三門外以俟許逈等載兵器乘夜八來皆被捉分捕諸賊鞫之皆承服或云受哀痛密命于廢主使仁城君擧事或云受　慈殿密旨傳仁城君孝立及其從弟斗立裴希道許逈柳宗善鄭遴等並依律正刑錄許禍等功賜勳券曰寧社瑞鳳山輝皆錄焉 戊辰記聞

柳夢寅在光海時爲吏曹叅判及　仁祖改玉東西轉

徙不恒其居戊辰逆獄之起辭連被逮初不知其所
在或謂己亾命旋得於西山西山即揚州村名也掌
鞫相臣李公元翼問曰汝何爲謀逆又何爲亾命夢
寅曰光海必亾婦孺皆知　新王之有聖德奴隷亦
知我豈有棄聖君復庸主之意哉且我非亾命但往
居西山耳相臣曰爾之西山之説我亦解聽矣使武
王立箕子爲天子夷齊猶當入西山耶夢寅嘿然良
久曰我嘗作孀婦詞以見志以此爲罪則死無所辭
仍誦而告之曰七十老孀婦端居守空壺傍人勸之
嫁善男顔如槿慣誦女史詩稍知任姒訓白首作春

容寧不愧脂粉諸相欲活之勳臣竟論以逆律公私聞見録

仁城君珙累出賊招兩司合啓百官庭争請正珙之罪者累月 上欲以保全不從 慈殿再下諺旨於鞫廳數珙前後之罪槩曰聞珙出於賊招甚為狼藉明有相應之事密旨之事再再發說安有如此凶慘之事前向寡躬為人臣人子所不忍之事予不以人視之而棄之闔庭請累日尚未蒙允卿等亦請善處蓋珙於廢朝時以河仁俊請廢 母后之疏為 宗社大計草野公論故 大妃指此以為教也三司宗

姜復泉

仁城君

室及百官庭爭不已　上不得已竄珙于珍島賜死
傳曰予爲　宗社不得不勉循公議噫骨肉之不
相容予常痛歎不圖今日忍爲此事是豈予宿心哉
悲恨惻傷直欲無生 戊辰記聞
姜復泉鶴年以掌令上疏言事至以反正爲易纂珙
死爲累德兩司極論其心不過沽名市直請治無君
罔上之罪　上曰意見如彼故直陳無隱雖不中倫
庸何傷 戊辰記聞
仁城君珙　宣廟王子也遭戊辰之禍諸子皆竄配
及蒙宥還蟄處畏縮故不畜牛馬丙子秋　仁祖須

賜貢馬受置皂櫪間而無馴擾騎載之事及至臘月十二日西報猝至蒲城鳥竄 上八南漢仁城君之子海寧君伋將扈從而家中只有此馬乃自鞴鞍籍勒而前攫後踶殆不可乘而事急無可奈何不得不冒死騎之既騎之後或躍或驟終能追逐屬車得入山城 仁祖聞其來謂群臣曰仁城之子扈從來到予甚喜之暨還都首下仁城復官之命繼有仁城諸子付祿之恩海寧常謂人曰人家禍福之至莫非天數當時吾輩之復見天日皆由此一馬之力也 閑居

論

仁祖 論

癸亥反正後李聖求敏求附托西人黃床以西人附托南論蓋其仁城君當殺云者諸功臣西人之意不當殺云者南人主之而鄭愚伏經世一隊草野公論深懲於光海戕殺同氣之事以活仁城爲清論黃床亦附愚伏之意李炷有詩曰鯤鵬南去滄溟闊宛馬西来月窟空 晦隱雜識

仁祖朝甲戌祔元宗于太廟

癸亥反正後有追崇之議金長生以知禮名上疏請

主上稱 宣廟鄭經世時爲副提學上劄曰若稱

宣廟則以定原爲凡大不合於禮於是依 宣廟

朝德興例尊定原為大院君　王弟綾原君奉其祀
丙寅　啓運宮昇遐　上命殯殮諸例一依國喪大
臣宰卿宰與三司爭之不能得崔鳴吉為副提學以
議不同不預其論辭遞朝議以崔為邪論自是不擬
清選金瑬力主其論辛未崔鳴吉上劄請追崇享以
別廟猶憚時議不敢盡其說也　上下其議領相吳
允謙左相金瑬率卿宰與三司爭之累日　上命遞
金瑬而尹昉復為相壬申夏崔鳴吉又上劄復申前
請大臣三司又廷爭之　上怒竄司諫權濤等于邊
大臣不敢復言遂尊大院君爲　元宗大王享于別

論祔

廟遣洪霙李安訥等請命于 天朝天朝禮部官曰
恠汝國今日始有此請即從之甲戌秋崔鳴吉又上
劄請祔 太廟時金瑬復為相又與尹昉及三司廷
爭之 上怒又遞金瑬竄全諫金光炫李尚質尹鳴
殷于北塞黜大司憲姜碩期大司諫趙廷虎等于門
外新大司諫俞伯曾素主追崇之議李聖求為大司
憲窺 上意甚確乃變其初見排僚議與大諫同辭
請祔 太廟遂從之 尙潭破寂錄
辛未張維上劄引禮經之言力辨追崇之非禮鄭經
世上劄攻追崇之議而以張劄為得禮之正時金瑬

遠而尹昉復爲相人言尹相必不能崖異以失　上意故也其後追崇之議復作昉外隨朝論陽爲廷爭而内則隂主追崇之議一日賓廳尹昉謂金時讓曰朝廷若力爭則　上必允從金曰相位意如此則冝若口竭誠期於回天誰敢禁止尹嘿然李貴詆相臣不當廷爭罵張維言辭甚悖以張維主廷論也李廷龜作色曰此非一家事朝廷公會安得慢無禮如此昉怡然金時讓謂人曰吾今日始知尹相之量爲大也羅萬甲曰此安得爲量不過無廉耻而然也其後金光炫等被罪張維曰事至於此可停廷論不陷

論 諭

上於過擧金時讓曰至于今日雖心主追崇者不敢發之於口以取迎合之譏兩言皆是也 荷潭破寂錄

權承旨濤心是追崇之論而恐為一時淸議所詆壬申廷爭故峻其啓辭至於竄謫李相聖求素所追崇之論而恐忤 上意甲戌祔 廟遷變其說而竟取大拜未知孰為得失 荷潭破寂錄

仁祖甲戌祔 元宗大王于太廟兩司姜碩期趙廷虎林墰安時賢蔡裕後廉友赫等合啓畧曰夫 宗廟昭穆之制至嚴且重不踐其位不入其廟此截然不可易之常經 元宗大王雖誕育 聖躬未嘗親

論

履寶位則何以與 列聖同饗於 太廟有若經序
之當然哉 上並命削黜承旨金南重累次復逆罷
職修撰尹鳴殷前以持平主張是論請與姜碩期等
同被罷罰 上下備忘記曰尹鳴殷初張此論則厥
罪浮於碩期削職遠竄大抵此事與延平李貴有隙
而位高者終始懷嫌排斥故附勢沽名之徒承望風
旨爭先立功誠極可痛副應教金槃上疏申理
仁祖朝丙子清大舉兵來
奴兒哈赤佟姓古建州枝部也自萬曆十七年己丑
始強大控弦數萬萬曆壬子奴兒哈赤殺其烏速兒

赤並其兵侵兀喇諸酋萬曆戊午奴兒哈赤潜入撫
順執遊擊李永芳城遂陷萬曆己未經畧楊鎬决策
分四路擊之二路軍皆為虜所敗杜松賈永澄等皆
死之劉綎喬一琦等督我國之衆萬餘兵率都元帥
姜弘立副元帥金景瑞從事官李民寏武將文希聖
金應河等攻其東綎從馬家寨口深入三百餘里虜
重圍衆遂潰綎及劉招孫喬一琦並死之我將金應
河力戰陣沒元帥姜弘立以下全軍投降厥後金景
瑞為日記詳錄彼間事情早晩欲送 本朝弘立發
告於奴賊景瑞被害奴賊欲通我國留弘立出送希

聖民寅等後皆収用李如栢等從雅鶻關赴清河攻
其南以經略令前撤回獲全　明朝起擢熊廷弼代
楊鎬逮治楊鎬竟死獄中是年五月奴兒哈赤僭號
後金國汗建元天命指　中國為南朝黃衣稱朕其
後陥瀋陽袁崇煥代熊廷弼鎮廣寧威振華夏辛酉
奴取遼東自建州移瀋陽丙寅奴酋擁兵侵關外袁
崇煥盡沒其軍奴酋疽發背而死第二子弘他時代
立至庚午冬奴賊八寇　帝京謂崇煥不能防禦終
乃磔死人至今惜之副將祖大壽承訓之子代崇煥
領其衆甲子李适之難韓明璉黨賊被斬其子沈逃

八奴穴誑誘弘立丁卯正月弘立引賊八寇氷渡鴨綠夜襲義州府尹李莞判官崔夢亮死之因陷安州平安兵使南以興安州牧使金俊自焚死平壤黃州平山自潰平安監司尹暄黃海兵使丁好恕拿來江都暄被誅好恕遠謫　上去邠避江都　世子分朝全州其時送弘立叔父晉昌君姜絪于陣前弘立詳知其宗黨俱存反正後善類滿朝然後始生悔意奴賊亦為弘立所引而來初意不過欲寇關西初回而止雖仍例陣尾觧深入平山而春夏之交潦水大漲進退維谷大生恐懼之心若於其時首尾邀擊則可

論

使价輪不返而我國不敢出此詐只送使乞和奴賊許之 上與奴使歃血誓天相臣尹昉吳允謙兵判李廷龜叅判崔鳴吉叅於約誓而主和之詐專出於崔鳴吉之謀奴賊出送弘立及所畜胡漢之女三司不敢論未久弘立死自此春秋往来信使不絕 丙子錄

姜弘立奴彥卜自陣上来江都言願使砲手一萬名擊賊可殲一陣然後和親則戎不復生意若不戰而和則十年後戎必復来朝廷不能用其謀以有丙子之禍識者憤痛 丙子記聞

論

丙子春初武宰同知李廓僉知羅德憲以春信使往
瀋陽適當三月十二日金汗弘他時僭稱皇帝國號
太清勑使廓等叅賀班廓等抵死不從廓等將還汗
付答書稱皇帝廓等賫到通遠堡裹以青布密置橐
中托以馬病任重留置守堡胡人處而来平安監司
洪命耇以廓等初受金汗僭號之書不為嚴辭峻斥
潛置中途為罪馳啓請賜尚方釰梟示於境上吏曹
判書金尚憲以為廓等之罪不至置死姑請拿来
上從之盖明知其無罪故也三司俱發論以按律館
學儒生趙復陽等皆陳疏頎議斂金瑬方主和之

論

論年少峻論者隨而和之 丙子錄

是年春末龍骨大馬夫大兩將稱以 仁烈王后弔祭而來金國十王子致書于 主上盖陳僭號之事欲使和好不絶乃探我國之意欲為加兵也機關甚重而朝廷以李溟朴簬等使主館伴之任溟等陰知日後有禍恐得罪於時議凢待虜之際一切以慢忽為事稱以殿宇偪側別設空幄於禁川橋使之致祭及其行禮風吹帳開始覺見欺輒有怒意是日適都監砲手私習後苑谷持戎器俱在幕後帳開之際虜使疑其藏兵顚倒出去 其時掌令洪翼漢抗疏請斬

諭

虜使胡將密知其機益生疑惧之心破闕步出散入閭家奪馬而走道路兒童爭相投石京城為之震動廟堂始為惶恟遣宰臣乞留相續於道胡將終不入来

上乃下教八道諭以修和之意於是大司諫尹煌陳疏請斬 御供撤廟樂焚江都行宮專意攻戰吏曹叅判鄭蘊上疏請進駐松都叅議金德誠請進駐平壤激勵將士時天灾物恠疊現層出如冨平安山之石移嶺南闕西之晃戰大立之鸛陣青坡之蛙戰竹嶺之蟾行禮成之斷流 兩陵之雷震京兆之池赤

都城一日之内震二十七處大水猝至東門路絶三
闕一時俱震白虹貫日星文之變咸萃於一年之内
而金瑬洪瑞鳳李弘冑在相位無所施措金瑬兼體
察使曾主斥和反附和議崔鳴吉請送和使校理吳
達濟吏曹正郎尹集請斬鳴吉獻納李一相有上員
天朝下欺吾民等語盖時論以斥和為清議以覊
縻為邪論　上特送小譯以探奴意金汗言於小譯
曰爾國若不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前八送大臣　王
子更定和議則我當大擧東搶云小譯還傳其言廟
堂欲送宰臣而斥和之論方峻不敢顯言送使久而

後請送朴簪然已失金汗所約之期矣李時白時為
南漢守禦使時白之父貴常與金瑬不相能凡南漢
守禦之事一不從瑬言都元帥金自點猝受重任不
為撫養軍卒驅役疲民督等正方山城當於義州越
邊龍骨山置烽燧而止於元帥所在正方盖烽燧若
達於都城恐為騷動使止於此矣十二月初六日以
後連擧二炬而自點曰此是朴簪入去虜必来迎也
寧有賊来之理不即馳啓初十日始知賊勢之急啓
聞于朝
十四日賊已到圻甸　大駕蒼黃去邠將向江都胡

將馬夫大率數百鐵騎已到弘濟院　上還入城上下遑遑吏曺判書崔鳴吉自請往見馬胡使都監大將申景禛出陣慕華館先送將官李興樂領馬隊八十餘騎禦賊拜辭之際過飲　賜酒及親舊餞盃軍兵無不沉醉至　昌陵越邊盡沒於賊江都在二日程恐賊騎追逼　大駕自水口門出馳入南漢上之入南漢也乘輿馬鳴　上親拔劍擊之御他馬以行人馬疲困不能催行　駕前先導董五六幾至城門有野鹿經路一黃門曰此吉兆也　殿下未久還都　上曰何謂也曰頃素公山有此異故言之春

坡日月錄

上入南漢以申景禛守東城望月臺具宏守南城李曙守北城李時白守西城京圻守令韓必遠曹明勗韓會一等領若干軍僅能入城崔鳴吉李景稷自弘濟院來言馬胡欲定和議云盖賊以大軍未到故姑以甘言紿我而崔李等不之覺也 丙子錄

十六日賊兵隨後大至圍城中外始不得通城中畏懼無敢有出戰之意馬胡請送 王子大臣朝廷以綾峯守陞秩爲君刑曹判書沈諿假御大臣出送虜陣諿曰我本平生言忠信蠻貊不可欺謂馬胡曰我

非大臣乃假御也綾峯宗室非親　王子也綾峯君
曰讓之言非也此實大臣我實　王子也先時朴曾
朴蘭英往瀋陽爲馬胡所執來在陣中馬胡問蘭英
曰此言如何答曰綾峯之言是也後馬胡知見欺斬
蘭英綾峯君沈誸還八城使左相洪瑞鳳户判金藎
國往陣上言將送　鳳林孝廟麟坪兩大君中一人
而方在江都未及送之云則馬胡曰東宮若不來不
可爲和瑞鳳還八城其夜金瑬洪瑞鳳金藎國李聖
求崔鳴吉韓汝溭張維尹暉洪霶等請送東宮且請
稱臣稱皇帝　上不從禮曹判書金尚憲聞有此議

沈光洙

諭

大言曰吾當斬此建議者誓不與共戴天日暹始覺
其非詣闕待罪李曙病不能守城以元斗杓代領其
衆
上集大小臣僚教以如有所懷痛言無諱沈光洙請
斬崔鳴吉誤國之罪 上不荅
時連日雨勢不止守堞之卒盡爲沾濕 上慮其凍
死與世子露立庭中以口辭祝天曰今日之至此莫
非父子獲戾之致一城軍民何罪天欲降禍〻我父
子而願活萬民滂隨言零御衣盡濕良久雨止日氣
亦不沍寒一城人無不感泣朝廷送金蓋國李景溭

鄭世規

持牛酒銀榼往虜中奴言軍中日擊牛飮酒寶貝山
積何用此為汝國君臣八處石竇飢餓已久自可用
之遂不受此正主辱臣死之日也
時城中日望勤 王之師而諸道監兵使無一人入
援忠清監司鄭世規灑泣忘生率本道兵衝突賊鋒
來陣於廣州檢川山城相望之地終為賊所敗萬死
僅生卒無所成其忠義可尚也羅萬甲每白 上曰
殿下之臣只有鄭世規一人而已

仁祖朝丁丑與虜講和

丙子春虜將稱帝遣其將龍骨大來報上自宰臣下

至太學儒生上疏請斬之李溟御李曙示之以兵威
龍胡大驚跳去不敢入城村野宿而去平安監司洪
命耇請斬龍胡縱使朝廷許之龍胡必已渡江勢不
相及而爲此空言以取重於時議一時人心槩如此
虜稱帝刼我使臣李廓羅德憲等使參其賀班德憲
等不從困辱百端驅迫而出之朝論崢嶸金德誠至
請駐蹕平壤十月虜馬夫大至灣上義州府尹林慶
業往見之馬胡曰我以十二月二十六日擧兵東來甯
國若遣使更請和好則雖兵發在道當罷歸且我國
稱帝 中朝之所不能禁汝國欲禁之何也 上欲

遣朴篔報之 三司爭論十二月朴篔行至黃州虜兵渡江長驅朴篔蒼黃入正方山城以都元帥金自點在正方故也十三月報至十四日 上發向江都未及出城虜兵已至沙峴蒼黃改路馳入南漢山城十五日虜兵圍之攻城甚急二十一日虜主渡龍灣二十八日至南漢山城下忠清監司鄭世規領兵覲王至險川與虜戰大敗被創隱在積屍中虜兵退麾下人負之而出得不死丁丑正月初三日慶尚左兵使許完右 兵使閔栐忠清兵使李義培等三萬餘兵戰于雙嶺皆敗沒義培走死全羅兵使金俊龍領萬

許徽

俞白曾

兵與虜終日大戰于光交山殺虜甚多虜大將白羊
高亦中丸死虜兵退而俊龍兵亦潰金自點自正方
以數千兵轉戰至龍津沈器遠爲四道都元帥領江
原監司趙廷虎亦在龍津咸鏡監司閔聖徽北兵使
李沆南兵使徐佑甲等領至皆以衆寡不敵不敢戰
二十八日虜以江都不守書來示 上遂以晦日出
城 荷潭破寂錄

丁丑正月初一日廣州牧使許徽造米餅一器進
御分送於百官對此可涕 丙子錄

送洪瑞鳳金藎國李景稷往胡中奴以黃紙所書出

置于床上左相以下先行四拜後奉書以来其書詔
諭為名凶慘至此不忍聞見我國撰答書送洪金等
八虜中杞平君俞白曾上疏極陳尹昉金瑬誤國之
罪請並命斬之　上特命罷白曾職
賊焚　康泰兩陵又焚　獻陵烟火處處漲天慘不
忍見賊且以白旗書招降二字立於望月峯下為風
所折人皆快之
崔鳴吉撰國書滿篇諂屈以乞哀為主金尚憲八備
局見此書手自盡裂失聲痛哭聲徹　大内叱崔曰
先大夫頗有名於士友間台監何忍為此等事耶鳴

韓汝溭

吉微哂曰台監裂之吾輩當拾之乃收拾補綴兵判李聖求在傍盛怒而言曰台監從前作和使國事至此台監可往虜中矣尚憲曰吾欲死而不得自決若送虜陣得其死所矣仍出寓舍進人必哭始却食自期必死崔鳴吉尹暉等傳給國書於奴而但以出城一款力爭虜初不受終乃受去李弘胄以下以受虜答再出空還韓汝溭謂崔鳴吉曰答書再往不受何歟崔曰莫知其由也汝溭曰厥字不書吾已知其不答也金尚憲已出莫若乘此時急急書送也所謂厥字指臣字也鳴吉以為然乃以國書稱臣吏曹參判

鄭蘊上疏畧曰昨日使臣之行有以稱臣陳乞云臣
聞之心膽俱墜今若稱臣則君臣之分已定矣君臣
之分已定則將惟其命是從彼若命之出降則　殿
下其將出降乎命之北去則　殿下其將北去乎命
之易服行酒則　殿下其將易服行酒乎不從則彼
必以君臣之義辨罪致討然則國已亡矣到此地頭
殿下將何以處之乎又云我國之於　中朝父子
之恩其可忘乎君臣之義其可背乎天無二日而鳴
吉欲二其日民無二主而鳴吉欲二其主是可忍也
孰不可忍也伏惟　殿下痛斥鳴吉之言以正賣國

之罪云
時虜連索斥和之臣李弘胄崔鳴吉等持國書往虜
陣蓋為斥和臣洪翼漢縛送事也鄭蘊以斥和自首陳
劄請往虜中金尚憲以斥和待命於闕下前大司諫
尹煌亦詣闕請命其子正言文擧上疏請代又往虜
陣校理尹集修撰吳達濟聯名上疏以斥和自首朝
廷只送洪翼漢餘皆不從
初虜報猝至 上與大臣議定奉江都先送嬪宮及
鳳林麟坪兩 王子大臣尹昉禮判趙翼奉 廟社
而行老病宰相金尚容等皆令先行時上下皆以江

都爲萬安之囬故金慶徵以領相瑬之子爲檢察使
李敏求以兵判聖求之弟爲副使洪命一以左相瑞
鳳之子爲從事督諸軍守之翌日　大駕發行出崇
禮門扈勇將龍骨大馬夫大等已至沙峴　大駕蒼黃
八城從水口門而出入南漢山城向江都則虜兵必
要路襲擊故也尹昉金慶徵等在逸聞之人情惶懼
趙翼托稱尋見其父而遁去嬪宮一行至江華海邊
訛言虜兵且至金慶徵將其家屬卜駄先渡兩大君
亦蒼黃得船以渡陪行承旨韓興一與副使李敏求
艱得一船爲行詐而夜已深矣且審虜之虛警始止

以待明日尹昉奉　廟社主竄通津故縣監蔡忠元
不至嬪宮闕夕供與一得粮米千入煑粥以進慶徵
安頼其家屬於江華城内聞嬪宮尚未渡日晩始乗
舡而来與一等奉嬪宮渡津至江華留守張紳素以
苟悅民心要名譽以天塹為無憂兵民皆令在家待
令軍器亦不分給有以為言者則皆以為恇㤼不聽
虜兵將至亦不遣兵邀於路聞虜兵至津邊慶徵張
紳等始至甲串軍兵未及到急召砲手分給藥丸未
畢虜兵見無備以數舡先渡慶徵張紳乗舡而走忠
清水使姜晋昕等諸將亦望風而走虜兵遂入江華

金慶徵

金尚容與洪命亨李時稷等登門樓自焚死虜將刼
两大君及尹昉韓興一呂爾徵等令作狀啓遣中官
詣南漢山城告之城中士大夫家屬在江都者多人
心震駭無守城之意遂致 大駕出城詣虜陣 荷潭破寂錄

當 上去邠之時金慶徵將入江都顧母及妻各乘
屋轎婢子着剪帽載卜近五十駄與副使李敏求從
事官洪命一先入江都原任大臣尹昉金尚容禮曹
叅判呂爾徵社稷令閔栫 宗廟令閔光勳及諸庶
僚奉 宗社永有韓興一奉嬪宮元孫而 淑儀及鳳

林麟坪兩大君與夫人諸宮人駙馬公主翁主隨行
判府事鄭光績叅贊朴東善前判書李尚吉姜碩期
同知鄭孝誠都正沈靚以老病宰相奉承 傳入去
武宰知事邊瀗前叅議洪命亨沈之源前正李時稷
奉常正趙希進前掌令鄭百亨弼善尹烇前校理尹
鳴殷修撰李一相工曹佐郎李行進朴宗阜都事奇
晩獻戶曹佐郎任善伯正字鄭泰齊林傳學諭尹瀁
前縣監沈東龜僉正李士圭司僕主簿宋時榮別坐
權順長等或未及扈從或分司在洛者從後隨入禮
判趙翼別無承命而落後自南陽初爲義兵轉入江

都前大司成李明漢柰議李昭漢方在草土以退避為不安於分義亦為入去其時嬪宮到甲串津頭無舡不得渡兩晝夜留岸上上下皆凍餒嬪宮在屋轎內身出玉聲大呼曰慶徵慶徵汝忍為此留守張紳聞之言於慶徵鞭濟嬪宮以下而其他士民之避亂者求濟而未渡賊騎奄至一瞥之間蹴踏殆盡慶徵自以江都為金湯賊不能飛渡朝夕宴安日以杯酒為事山城被圍已經屢月聲聞不通而不以 君父為念大臣或有所言則慶徵曰避亂大臣何敢指揮大君或有所議則慶徵曰當此危疑之際大君何敢

諭

與言云故大君大臣以下莫敢開口別生權順長生貧金益兼等上書於慶徵敏求紳等有曰新膳即事杯酒非時慶徵等怒之慶徵固不足責其餘諸人皆恃江都之險無意防備識者無不寒心 丙子錄下並

丁丑正月二十一日通津假守金遉牒報于撿察使曰賊方以童車載小舡向江都云慶徵曰江氷尚堅何能運舡謂之亂軍情方欲斬之甲串把守將所報亦如金遉慶徵始為驚動以海嵩尉尹新之守大青浦全昌尉柳廷亮守佛院俞少曾守長嶺李坰守加里山金慶徵出陣鎮海樓下自守甲串軍兵不滿數

百事已危急而軍器火藥分給之際隨給隨缺倉卒
擧措如此何能有爲乎留守張紳以舟師大將住甲
串忠清水使姜晉昕率七舡亦住於甲串與賊力戰
賊舡被陷者數隻晉昕舡亦被大砲者數十穴晉昕
身被賊矢而所奪賊矢及他戰具之物亦多晉昕所
領之舡甚少張紳則見賊勢甚急無意前進晉昕擊
鼓揮旗催督張紳紳終不進晉昕呼於舡上曰汝受
國厚恩何忍如此吾將斬汝紳終不動仍順流而下
時井浦萬户鄭埏陷賊舡一隻將爲前進之際張紳擊
錚退軍於是賊舡蔽海而渡本島中軍黃善身力戰

死之慶徵及紳皆自棄舡而走慶徵紳之老母俱在城中竟死嬪宮令内官奉元孫出往海邉宋國澤閔光勳吕爾弘閔析柳邇等亦随去及至海上適有艤舡者乗舡數日至喬桐聞孔耿將欲搜索諸島自喬桐移向唐津此實天也

賊兵四圍前右相金尚容已知事去往南門謁火藥櫃他人之在傍者命麾去金益兼權順長終不去曰大監獨為好事耶金相放火自焚益兼順長並死之尹昉以 宗廟提調在於 廟主奉安之處及賊至投 廟主於污溝中昉収拾 廟主果以空石載諸卜

馬曰渡海時我當投死賊賁迫下陸防慮其　廟主
之見奪於賊分載奴僕衣袴使裨子乘其上事定後
三司俱發論以按律再被罷黜一爲付處未幾而死
都正沈諟與其妻將死製疏納諸懷中而並自決其
疏曰臣某東向百拜上書于南漢山城　主上殿下
臣與妻宋姓同月自決以報國恩宋時榮初與李時
稷同舍時榮先自決時稷結項使奴引之奴不忍從
命以所製贊文及網巾付諸家奴使遺其子贊曰長
江失險北軍飛渡醉將恇怯背國偷生把守尾解萬
姓魚肉況彼南漢朝暮且陷義不苟生甘心自決殺

身成仁俯仰無怍嗚呼吾見慎勿傷生歸葬遺骸善
養老母縮伏鄉閭隱而不起區々遺願在甫善述士
大夫自決者李尚吉鄭孝誠洪命亨尹烇鄭百亨後
皆旌表故忝判閔仁伯之子垶先殺其妻子然後自
決一子在他賴以得生李士圭死於賊鋒如此輩不
能盡記婦人之自決者金壐李聖求金慶徵鄭百昌
呂甫徵金槃李昭漢韓興一洪命一李一相李稜
鄭善興之妻韓浚謙之妾母李好閔鄭孝誠之妾也
其他婦人之死節者甚多未能盡記可惜金震標迫
其妻使之自盡金壐夫人及慶徵妻見其婦死繼以

自決新及茀李嘉相文章早著家行冠人及是賊兵之至僅得蔵其母而身則被擄賊退後其妻代負其母以走而不料其妻之負逃意其母不能自運必死於當初被擄之所冒刃逸歸往来賊陣旋執旋逸如是者六權順長自焚後厥妻即李久源之女也先縊三女而後自縊死順長之女十二歲處子亦自縊死此皆婦人之能断者也李垌及尹敬之皆在防禦之所厥父在於城中賊滿路塞皆自乘舡以避以此亂定後俱被重勿俞省曽等不為防守亦先逃去陷江都者九王子也及其回軍城中被擄者還放城外被

擄者韋皆獲去韓興一吕爾徵脫其所着更被新衣曰初見他國之人不可不整其儀表先自八拜言於賊曰國舅姜碩期亦在此云盖欲掐人以混其跡姜托病跛躄久而不前賊竟舍去姜初欲自决嬪宮亦欲從死爲兩大君所挽不果遂意遠近士族夫人之被擄者非一而李敏求妻及兩婦之事人皆唾罵妻妾之贖還者士大夫無不依舊同居張維獨以爲失節之女不可爲配以奉先祀厥婦贖還之後陳疏請令子改娶 上命只許此人勿以爲例及論江都諸將失律之罪張紳金慶徵李敏求等金諫累論啓張

紳賜死而不爲決案　上命之自盡金慶徵則金諫
初以按律論啓謫江界更以前判書金時讓忝判俞
伯曾疏金論更發拿來賜死敏求圍置寧邊且以姜
晋昕不能善戰使賊渡海初配遠地更請拿來梟示
忠清水營軍官及下卒詣闕號哭累度上言於備局
伸其至冤竟未免於死初與金慶徵同在禁府聞賜
死命下慶徵號哭不已晋昕笑謂慶徵曰雖哭可免
乎飮食自若以其寶劍給斬頭人曰此是利劍以此
速斬我而汝持去舡上力戰無如晋昕而終至於死
人皆悲惜

沈誢 尹昉 諭

沈都正誢在江都聞胡兵圍城謂其妻曰我世受國恩今者國亡何以生為我當自盡妻曰君若先死我何忍見我今先死君歛吾屍然後自處即擐着絜衣自縊死沈公歛其屍遂具朝服北向再拜而縊死可謂節義雙成矣 竹窓閑話

丙子變前有童謠云尹昉空房丁丑春江都失守大君以下被執向南漢城一島皆空而尹昉以大臣曰虜人分付落後留島累日後始得出来空之謠驗矣

菊堂俳語

丁丑正月二十六日申景禛具宏陣下將官又来闕

下請出外和臣盖指金尚憲鄭蘊尹煌等也至入政
院喧呼不已承旨李行進出言曰雖當危急之日
大內不遠之地何敢乃爾軍人等張目盛怒而言曰
李承旨似是才畧之人若陪往胡陣則可以擊之速
出速出是夕洪瑞鳳崔鳴吉金藎國出虜營則龍馬
兩胡出示　章陵守陵宗室珍原君及內官曰去二
十二月兵渡江都淹圍內城與大君凡夢及淑儀嬪
宮一行已到通津持大君手書及尹昉等狀啓傳之
大臣入對以出城定議丙子錄
二十七日李弘胄崔鳴吉金藎國持國書往虜陣盖

自　上已許出城也李敬輿羅萬甲等八陣死守之
意　上怫然至下歲㫖金尚憲在寓舍自縊將至命
絶面無人色李敬輿等急救竟不死鄭蘊自分必死
製詩及贊其詩曰生世何險巇三旬月暈中一身無
所惜千乘奈云窮外絶勤王士朝多賣國兇老臣何
所事腰下佩霜鋒又曰砲聲四發如雷震衝破孤城
士氣汹惟有老臣談笑聽擬將茅屋號從容贊曰主
辱已極臣死何遲舍魚取熊此正其時陪輦出降余
實恥之一劒得仁視死如歸以刀刺腹中流血滿衣
衾尚不死

二十八日金瑬洪瑞鳳李弘冑八侍金瑬請以禮判金尚憲吏曹參判鄭蘊前大司諫尹煌父子及吳達濟尹集金壽翼金益熙鄭雷卿李行遇洪瑑等十一人出送虜陣盖虜以只許洪翼漢之外更無所送不許講和勢將加送而難於取舍渾以爲請瑬出城論議與鳴吉同心而金尚憲近日言語多所觸忤於瑬故所論如此也　上亦許送羅對李景奭朴潢等徃見瑬曰今日出送虜陣雖送數人可以塞責不須多送十餘人吳達濟尹集當初上疏力主斥和今送兩人亦甚不忍而與其終不得免豈若止送此兩人乎

璽答曰當初廟堂的指可送之人如令言則吾亦何
至多請乃止送吳尹兩人
洪瑞鳳崔鳴吉金藎國出虜陣講定出城節目則賊
曰此事從古自有規例而第一等節目惝不用之第
二等節目行之為可云所謂第一等者指御壁輿櫬
也只使卒從臣及輿儓合五百人去其威儀及軍卒
晦日出城云别無着青衣之言崔鳴吉以臆見來言
不可仍着紅衮云故　上與世子所着青衣達夜縫
進是日夕吳達濟尹集將出虜陣　上引見痛泣賜
酒與别曰汝等父母妻子予當終身顧恤此則勿以

論

為念云吳尹亦潸泣拜辭而出當入城之日吳達濟與其兄達升無馬步入及今達升泣言於備局曰余身當初無馬徒步入城今不忍步送虜陣願得馬而騎送聞者莫不垂涕

崔鳴吉領吳達濟尹集往清陣解其帶叉縛兩人親自献之汗賜鳴吉貂裘及酒嘉奬歸順之意執吳尹問於庭下曰汝何事敗兩國之盟乎吳達濟曰我國之於 大明臣事三百年知有 大明而不知有清國僭號遣使身為全諫安得不斥和乎願得速死尹集所對雖不如吳對從容直說少無諂屈之事云

三十日　上與世子服藍戎服由西門出汗曾陣於
麻田浦設壇於浦南為九層階張黃幕而坐　上行
三拜九叩頭之禮軍前仍引入陛階西向坐諸王之
右汗則南面坐於壇之上層臨罷贈　上以貂裘兩
襲其時嬪宮大君與淑儀兩大君夫人已自江都来
在陣中夕時使　上還京亦許淑儀陪還麟坪大君
及夫人亦令入城而鳳林大君與夫人則將入瀋陽
故仍留陣中春城君南以雄假大臣卿大諫朴潢叅
議金南重升秩為副賓客侍講院輔德李命雄弼善
李時楷司書李禬陪世子留將為北行文學鄭雷卿

則陪去朴簹至是見釋還朝改為副賓客陪行以其
有雅於虜中故也金南重以此還遞　上出城時滿
城哭送聲動天地
李弘胄年老李聖求代為右相將往瀋陽崔鳴吉曰
聖求為相可謂得人擔當國事無如此人不可推左
右遂假御南以雄以行宰臣則朴潢朴簹宮僚則林
墉蔡裕後李命雄李時楷鄭雷卿墉病免翊衛司官
以武人差之武人怨曰常時好爵渠等為之臨難事
急以我代之時或厭西行脫身逃匿或稱病圖免識
者痛之春坡日月錄

朝廷以懷恩君德仁女送于汗爲汗苐六皇后後給
寵臣皮牌傅氏盖胡俗若其寵侍之臣則例以所愛
給之故也後庚辰秋懷恩君爲上使安應亨爲副使
尹得說爲書狀懷恩君因其女奋減貢米九千包故
一行皆加資 丙子錄
大駕還都後兵曹判書申景禛於政廳大叱文官輩
曰如鼠子之類使國事至此云叅判鄭基廣贊揚其
言頗用氣勢佐郎南老星妻子被擄出訪麻田浦賊
陣其夕趍不入來之故基廣扶曳老星盖基廣久爲
士類所擯及是附托武人麁厲如此也具宏亦於衆

論

中攘臂大言曰尹煌常言虜若入来卒吾八子亦可擊却云而八子安在主倡作和使至此極若不斬煌何以為國乎大小武人仍此生氣視文士如奴隷盖自謂守城之功出於武將今日下城比若中興驕横如是良可笑也

初忠清監司鄭世規領兵来陣於儉川賊自高峯壓擊一軍敗沒世規落於絶壑賴下卒推挽得脫南兵使徐佑甲之来援也欲進大路直向南漢監司閔聖徽欲進元帥所在處至於文報相爭及到彌原又請元帥沈器遠速為進兵而亦不許至被杖罰出城後

論罪配於南漢閔聖徽之八彌原也知元帥無意進
戰每以進兵請於元帥而元帥不許則輒受不許之
文字故竟以此得免罪罰即還本營聞蒙古作亂单
騎徃見賊將責其約誓之失彼待極厚咸興以後賊
更不作亂此聖徽之力也全羅兵使金俊龍遂其精
鋭来據光交山去南漢一息程賊逐月来戰殺傷無
數虜汗之妹夫為將帥者亦死而矢盡粮竭退陣水
原軍卒潰散終不成功坐此罷職平安監司洪命耉
使兵使柳琳領兵同時前進則柳琳不肯命耉欲用
軍律琳不得已從命而兩將自此不協事事相違及

到金化賊兵多至柳琳陣於高峯洪命爲陣於峯下洪欲爲合陣柳終不從賊先犯洪陣柳琳與李一元坐視不救洪自知必死凝然不動終始討賊而死柳琳李一元俱是名武終始力戰所殺甚多賊力盡乃却丙子之變賊之敗衂莫如此戰副元帥申景瑗爲賊生擒置在明達王軍中此十王中之一也與胡王累日同處情意摯親出城之後胡王恐其被誅懇請於

上前略施輕典初配南漢旋即叙用拜摠戎使江原監司趙廷虎聞變之初領軍入援先於諸道爲原州牧使李重吉所搆揑被竄經年蒙釋都元帥金自

點出兵洞仙嶺無所成功後至彌原與新元帥沈器
遠諸道監兵使坐待二十餘日聞 上出城始爲前
進沈器遠竄羅州未久放釋金自點安置珎島己卯
放歸田里全羅監司李時昉欲與慶尚監司沈演合
力進戰聞光交山金俊龍之軍自潰托以收拾散兵
退歸公州後時昉謫定山一年而放慶尚監司沈演
最晩與倡義大將全湜會于鳥嶺演後謫臨陂未久
収用全湜擢拜吏曹叅判左兵使許完右兵閔栐並
進於廣州雙嶺分陣以待賊兵大至兩軍俱潰許閔
並死之全羅道義兵大將前叅議鄭弘溟来到公州

聞賊歸罷兵勒　王而還
尹煌兪榥李一相俱以斥和尹兪中道付處李遠竄
說書兪棨曾在南漢請斬金瑬言甚切直趙絅曾論
洪瑞鳳三公同議定罪兪付處趙門外黜送洪翼漢
時為平壤庶尹賊之回軍特我國定差使員甑山縣
令邊大中押送虜營大中東縛困辱使不得飲食翼
漢哀乞解縛而不聽此二月十二日也到通遠堡胡
人等来見問遠来之由出食厚饋此雖犬羊猶勝我
國之大中也二十五日到瀋陽三月踏青日有詩日陽
坡細草拆新胎孤鳥樊籠意轉哀荊俗踏青心外事

錦城浮白夢中來風翻夜石陰山動雪入春澌月窟開麟渴虛能聊縷命百年今日淚盈腮初七日招問時翼漢抗言不屈以文字示其意汗見書大怒或言初十日被害云吳達濟有寄家四詩其思親詩曰風塵南北各浮萍誰謂相分有此行別日兩兒同拜母來時一子獨趨庭絕裾已負三遷教泣線空悲寸草情關塞路脩西景暮此生何路更歸寧又有思君思兄寄内詩辭語悽愴聞者悲之或云與尹集同時被殺尹集之兄棨亦人才也丙子乞郡為南陽府使賊入城見執不屈罵賊而死

洪學士翼漢之械至義州也府尹林慶業迎坐語曰

國事至此夫復何言明公此行是男子行也生既能扶大義死可以光竹帛雖死有何所恨云翼漢所至站上皆華人為假撻者居主華人問其所以來輙皆嗟惜曰真忠臣也慰勉送之

賊兵回還時留孔有德耿仲明兩賊與我國合勢以犯椵島有德仲明初以唐將習於舟師曾叛據山東為　天朝所擊浮海投賊者即所謂孔耿也我國以柳琳為首將林慶業為副隨孔耿同犯椵島島在海中泊舟甚難周設火砲賊累日不敢犯問策於我國兩將賊或威或誘慶業乃設方畧賊大喜一如林言

終以此謀陷島慶業佯托逗遛多殺賊兵而陷島之
計全出於此人都督沈世魁率手下數百人登山賊
誘之曰汝若來降富貴可全世魁使人答曰我是
大明之臣死則死耳豈降於犬羊乎賊專力攻圍皆
死鋒刃無一人降者世魁素買賣賤隸終建大節誠
天下之烈士也慶業以攻島之功多受賊賞亦受賊
職人皆痛駭
萬曆戊午秋西北有白氣犯旄頭經天明年 天朝
提督劉綎杜松等與虜戰皆敗沒我將姜弘立金景
瑞等戰敗亦為虜所擄天啓甲子秋長湍以西至平

山大雨雹牛馬爲擊觸者多死丙寅昌城雨雹如人面鼻眼皆具丁卯虜兵陷義州長驅至平山 大駕播越江華有城下之盟國勢遂不振崇禎乙亥丙子年間變異尤多旄頭星落于闕西化爲石金化雨雹如人面雷震仁政殿仁慶宮別殿及忠勳府人多震死蛙多相戰死蛙成丘是年臘月虜主東侵竟致主上屈膝東宮出質日以危急悠悠蒼天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荷潭破寂錄

吾東方 祖宗以來不習軍旅惟事文治而西北一隅與金國壤地相接朝夕侯釁者久矣戊午動兵之

後益肆狼顧之心何嘗一日忘我而猶不加兵於我
者方有事於　天朝也賊臣明璉之子煽虎狼之風威
乘我邊之無備即天啓七年春正月也朝廷用許緩
兵共結盟好而退十年之間不事兵革務脩姑息索
之則與怒之則憮春秋送使惟其所欲而歎怒百出
秦求無已人心咸憤朝議大變及至丙子春金國汗
稱皇帝差遣龍胡抵書貿我言甚悖慢朝廷亦怒始
有斥和之議待之太薄以致其怒彼此搆釁於是而
大朝廷以排怨速禍為虞遣羅德憲等托以回答春
信姑示不絕之意而彼自龍胡往還知我拒絕見兩

使侮辱多端況於此時汗自進大號兵幕連雲兵威甚盛驅迫兩使劫以陳賀於群胡之列兩使一心大義誓死不屈以虎狼之威莫奪匹夫之節言者太激論罪充軍人皆稱寃自此朝廷益怒阻送信使而惟吏判崔鳴吉一人以内無自強外招兵釁力陳疏章重被臺評危難迫前人莫敢言識者憂之 南漢日記

丙子後朝廷不忘尊周之義欲以一介導達情實於 明朝而無可送者林慶業募僧人名獨步者以木道至京師 崇禎皇帝大嘉其誠賜僧名麗忠後為清人所覺使我國械送慶業慶業中途脫走航海赴

錦林君

南朝及南朝敗爲清人所得還之我國　仁祖雖憐
其心而不得不囚訊終死於桁楊之下人皆悲之
肅廟庚辰命復官致祭 公私聞見錄
庚寅年清人急來求昏朝廷惶㤼欲擇送民家女而
恐被聞知錦林君愷胤自請送其女盖其意不專在
於爲國利其清國所送采幣之多也愷胤以至貪宗
室得其采幣以致富朝廷號其女爲義順公主而入
送清國九王者納之後踈棄又嫁下卒李忝判行進
與愷胤奉使赴北京至於呈文率還其女一時嗤罵

仁祖朝記聞

仁廟為東宮擇嬪尹毅立女在選中 上意在尹功臣等以尹非時類患之使司諫李尚伋論於 經筵尹氏逆族不合國婚盖毅立之兄敬立之妻子從李适叛故也金自點沈命世等共極言其不可兩司和之 上怒命停其婚而黜自點于門外竄命世于忠州尚伋亦罷 荷潭破寂錄

乙丑檢閱睦性善正字柳碩因求言 教上疏言逆論請誅仁城君非愛君以德功臣之請罷尹婚非公心上褒答之朝議憤惋謂性善等欲攻退時人李稹李

李行遠

明漢李景奭朴潢等上疏詆之大司諫李聖求請焚其疏欲媚時人也副提學金尚憲以為性善等欲以逆族女為國母且自附於諸賊所引之王子時平欲結戚里之援世亂欲受酬言之切其言甚刻 上命遞之三司論碩等累日 上不從鄭百昌酒席謂李敏求曰汝家三父子一有人心者必無請焚睦疏之舉敏求色喪而起明年 上赦自點命世擢性善為正言臺諫論之不聽性善辭遞未數月又擢性善為獻納金諫又論之不聽性善又辭遞 荷潭破寂錄

仁祖丙戌以手敎罪狀世子嬪姜氏仍賜死金諫弟

之久 仁祖召金諫面諭以不可爭之意迫令停啓

李相國行遠時長栢府退即停論姜氏遂死李公喟

然歎曰龍逄比干果賢矣聞者悲之 公私聞見錄

仁祖丙戌年間命賜姜氏死即召 顯配也朝臣驟諫

之至有以去就爭者 上怒曰欲去者去予不禁也

時 孝廟在儲位乘間進曰 殿下失言矣人主必

羅致恬退清直之士置之朝著之上採用其言然後

國家可保如或怒其觸忤任其退去則在朝者無非

患失苟合之鄙夫如是而國不亡者未之有也 上

曰予果失言 公私聞見錄

張應一
金弘郁

張叅判應一旅軒顯光子也姜嬪獄事時抗疏論救

時人語之曰青天白日張應一

甲午夏黃海監司金弘郁應旨上疏言廢嬪寃狀

孝宗命拿親鞫金弘郁供曰廢嬪之事趙賊鍛鍊國

言至今藉藉之臣所陳乃閭巷間所聞斷無他意 上

顧問叅鞫諸臣曰此言何如右相具仁垕曰 殿下

欲殺言事之臣其於後世譏議何左相沈之源曰趙

賊鍛鍊之說不過死中求生之計也寧有是理 上

愈怒叱退具公杖殺弘郁時輔德李尚逸以問事郎

入侍退言沈之諂狀於一二所親沈聞之大御厥後

沈器遠

論

銓曹屢欲擬李於方伯沈輒拔去戊戌年間宋政丞時烈伸白於　榻前復金官爵 菊堂俳語

趙耘之 之耘 曾於金監司弘郁喪弔畢而出門鄭東溟斗卿八來為之逡巡退讓東溟立而睨視曰爾是何人之子耘之擧親以對東溟曰　聖上殺金文叔此為　聖德之累惜哉惜哉蓋其時　上密遣掖庭人看弔者故人皆畏不敢弔東溟故發此言使之聞之 晦隱雜識

沈器遠之謀逆也欲先除　上所倚信將相然後舉事擬以某日開宴邀致諸宰待其酒酣亂斫而殺之

尹善道

有知其謀者前數日上變器遠及黨與並伏誅 公私聞見錄

孝宗朝記聞

孝廟在鳳林邸受學於師傅尹善道仍問處身之方對曰公子王孫芳樹下清歌妙舞落花前豈不為千古名作乎蓋見 聖質非常諷以韜晦也 孝廟聞之有契於心及承大統每語諸駙馬曰當日善道愛我而言而余之警惕得力為多 公私聞見錄

孝廟引接臣僚之日則宦官皆有憂色相謂曰今日遣臣得無以吾輩罪過陳達乎及朝臣退出聞其無

事然後始乃平心宮女亦然近習之畏朝臣非畏朝臣之敢言乃畏　上之能虛受其言也猗歟盛哉

顯廟在春宮時　孝廟嘗面命之曰人臣有似忠而實奸者亦有似奸而實忠者當察其衷心之如何耳

仁宗即阼文定大妃在東朝而　仁宗有不安節金麟厚請同參議藥〻房以非其職拒之麟厚至發拜扣顙以請之又請　仁宗移御他宮以調養觀其事則似出於離間母子罪不容誅而人莫不服其誠忠光海朝　仁穆大妃在上而鄭造尹訒請光海移御他所觀其跡則與麟厚彷彿而其心則逆也　仁

金自點

宗惟以不見不是處爲心一腔誠孝上質穹蒼而麟
厚不顧一身利害急於保護　聖躬至以議藥移御
爲請而　仁宗誠孝愈彰麟厚誠忠亦著先海則有
猜疑之心無誠孝之行而造訒乃請移御激動君心
以爲固寵媒爵之計此所以爲逆賊而事同心異者
也汝於觀人之際只察其秉心之邪正不可執跡而
疑之顯廟作而受命 公私聞見錄
金自點以白徒忝靖　社勳身兼將相富貴隆赫猶
不自足欲令其子鈺黜寬科擾清顯以厚貨賂鄉儒
之善文者代述擢第至於登玉署冒銓郎門闌一倍

熱甚而又欲以其孫世龍畜尚翁主誘賫卜者偽賫
其命欺罔　至尊連姻　王家氣勢所壓無物不摧
孝廟在震邸亦恐其見忤而自黜迷不知悟終至
身被大戮家無噍類翁主　仁廟後宮出初封孝明
翁主
仁廟改玉之後議定曩日亂政者之罪有以追戮已
死為請者　仁祖揮手止之曰先海戮尸之刑慘不
忍言予不欲蹈其轍耳至　孝廟辛卯有趙貴人之
獄時貴人之母已死有追刑之議鄭翼憲公太和以
仁廟下教之事陳達　榻前事得寢未幾因金臣

吳挺緯論啓遂戮之

孝廟戊戌落傷之後玉候未復翌年四月初二日始乘小轎幸禁苑召諸公子賜坐與語命錦昌副尉朴泰定製詩以進即次韵以賜曰雨後清光萬綠新一堂長少是君臣花金柳樹渾如畫時有鸎聲喚主人仍諭曰當待九秋紅葉更召之已而曰後會何可必也 聖心忽愀然不樂臣等以為出於適然五月初四日 仙馭賓天無乃有先知之兆耶 閑居漫錄

己亥 孝廟昇遐時宋尤齋時烈宋同春浚吉皆在朝其於慎終之道宜無所憾而小斂時縱橫布陳不

能善處以致　玉體浮大至於長生殿梓宮狹窄而不能用鄭相太和乃出補板之議用之此亦變也　菊堂俳語

顯宗朝記聞

孝廟朝有進稚熊於九重者養之經年其受制於人漸不如初諸內侍齊告久必為患請殺之　孝廟將從之　顯廟在東宮進曰熊雖害人之物而姑無受其害者今若處於未然之事而先殺之則恐非仁人之心宜放諸深山也　孝廟聞而大喜曰爾之臨御必無以猜疑見殺者為爾臣子者可謂有福也仍命

消人護放深峽之中其後 顯廟君臨十五載無一人寃死者 孝廟當日之教驗矣 公私聞見錄

肅宗朝記聞

肅廟庚申四月鄭元老姜萬鐵上變告福善君柟與庶孽校書正字許堅謀不軌柟即麟坪大君㴭三子而堅乃其時首相許積妾子也朝廷設鞫治之而首相亦在辭連中其供辭曰臣若與知乎玆豈有丙辰密奏事乎及獄上 上命勿坐而免爲庶人使歸田里僉諫閱月爭執終不允及捕盜廳以次玉推案進 上始賜死乃其年五月十一日也盖次玉乃武人

李泰壽之女而冨譯徐孝男之子婦也有美色有人
設計強奸而秘其迹故不知誰所為己未正月漢城
右尹南九萬䟽陳其事請令鉤覈秋曺以堅所為
上聞而諸臣為堅救解者多終不抵罪又有請令捕
廳改覈者所覈與秋曺同復移禁府更查則禁府乃
謂堅無是事而南旣誣罔捕盜大將又搆揑之並竄
於遠地至是更令捕廳究得則又與己未捕廳推案
合 上以其時庇護惡子不是之故有後命余甞問
金右相錫胄曰許某丙辰密奏事世不能知公幾知
之乎金相曰丙辰六月二日 顯烈王大妃之疾劇

肅宗

也 上却食號泣傷損玉體許以藥房都提調留直
闕中排闥獨入 大內請 上入挾房密奏曰 殿
下無他兄弟而強宗布列所行不遜 殿下幼冲所
仰賴者惟 慈聖而慈聖玉候至此 殿下誰復為
恃乎動靜起居必加審慎而饌羞之自外入來者勿
輕進御云至己巳 上命復其官甲戌又追奪官爵

閑居漫錄

肅廟己巳三月十六日 上以寒食節親行祀事于
莊烈趙大妃魂殿祭罷百官奉慰忽見月食既盖
非當食而蝕也人皆異之其四月二十一日 上對

臣僚始發廢 妃之意二十五日前判書吳斗寅前應教朴泰輔等陳疏爭之受拷掠而配遠地相繼死于道五月初二日 中宮閔氏 殿下遜于安國坊私第而官供既絶兄弟家私備膳羞以供朝夕一日進一活雌鷄 妃命放庭中以養之其形漸異久則化爲雄鷄庭中玉梅樹枯已三年忽然開花侍人恠其有異未一年以甲戌四月十二日復正坤位 閑居漫錄